

以欢喜心看风景,时时处处好风景。能做到这样,就会欣然发现自己不经意间积攒的许多小美好。

蔷薇花语

草薰风暖,蔷薇新开。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情不同,同是花前流连,随阅历、心绪的不同,感受也会不一样。

从前,乡村篱边一般种瓜点豆,即使栽花,也是月季、栀子花为多,蔷薇是不受待见的,因为蔷薇有刺,乡人称之“蔷薇钉子”,不让小孩碰的。月季也有刺,但月季长得玲珑,而蔷薇太“泼皮”,要与“有用”的植物争水抢肥,还挡光,只有场院开阔人家的墩子边才偶尔见到蔷薇。野蔷薇倒是很常见,在圩子河坡上、杞柳灌木间,兀自寂寞芬芳。野蔷薇花色素净,但花香率性,香得野蛮。花头也多,团团簇簇,前翻后起,接力赛一样能开好久。蔷薇开了,空气里酝酿着丰盈与成熟,菜籽饱了,麦子秀了,青蚕豆串成串煮熟,夏就来了。

那时小,哪里懂风景,蔷薇更多呈现为季节流转的一道背景。觉知蔷薇之美,要到中考前,有一天走过砖墙草盖的办公室,无意间听得一位年轻的物理老师在朗声诵读,我一好奇,一驻足,就撞见了一首唐诗,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”。多美,蔷薇原来如此风雅。那景那情有些撼人,我当时不知如何形容,后来学到一个词叫惊艳,正是那感觉。

长大了,便多了对季节的敏感,读书时喜欢把诗文意象搬到生活中来,便多了感慨。这时再看蔷薇,就不只是单纯的明艳,团花簇锦间无端生出了几许闲愁。“东风且伴蔷薇住,到蔷薇,春已堪怜”,一个“怜”字,道出对春光的爱惜与眷恋。蔷薇开,春已老,春归何处,寂寞无行路。黄山谷奇思妙想,欲跟黄鹂鸟打听春的踪迹,黄鹂“问关问关”说了一通,却是听不懂,“百啭无人能解,因风飞过蔷薇”。古今蔷薇诗词当中,这一首的格调大概最为明快了,依然难掩惜春之意。

惜春,就是惜韶华。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。人生华年岂不也似春光?似,却又不似。因为,春风可以又绿江南岸,春风却是不染白髭须。时间的长河里,万物皆是过客,花也一样,人也一样。看到蔷薇,想到春尽红颜老,自是容易黯然神伤。

几番风雨,匆匆春又归去,花自飘零水自流,为赋新词强说愁。我亦飘零久,而正是因为经历了雨横风狂,如今再看蔷薇,换了想法。花开,凝视过,心动过,这就足够了。何况,蔷薇一开,热情爽朗的夏正款款走来。以欢喜心看风景,时时处处好风景。能做到这样,就会欣然发现自己不经意间积攒的许多小美好。

譬如,很久以前,学校南楼前的花圃中,几丛蔷薇开得挨挨挤挤的,清香可人。我和爱人立于花前,微笑。我此刻想起的不是蔷薇花,而是那时的一脸阳光,秋千架上春衫薄。

再譬如,小时候看蔷薇那感觉,多么简单,多么率真。长大了才知道,最好的爱情就是这样的,没有理由,一眼忘不了,一世情缘。长大了才知道,蔷薇花语就指爱情,表达的是蓬勃的生机与美好的憧憬。

这样想着,心下光明清和,如回少年辰光。少年也单纯,看花便是看花,喜欢便是喜欢,无忧无虑,自在欢喜。

这样想着,就十分期盼回到校园,园中夏意渐渐丰满了吧。又一季蔷薇争妍斗艳,院墙上的“花瀑布”流光溢彩,葳蕤生光,全是夏的热烈与昂扬,哪里听见惜春的喟叹?



兴国寺,南临汤汤射河,左襟庙湾古城,右带南门老街,北以真武巷与市声相接,稳居小城繁华地带数百年矣。

兴国寺散章

兴国寺,南临汤汤射河,左襟庙湾古城,右带南门老街,北以真武巷与市声相接,稳居小城繁华地带数百年矣。

庙湾系古城,已逾四百岁;古城乃新构,堪称微缩版。南门街老则老矣,自中市楼南来,左厢真武巷,右厢跨马石巷,古来香客盈途。兴国为古寺,庙宇添近作,历鼎革,经战乱,香火未断,梵音如缕。

自古小城人多情。那日谷雨,无雨。居士正卫相引,打中渡左近,抬脚北去,过下码头巷,复前行,经东巷口,跨通济桥,溯盐河,迤射水而右拐,过会龙桥,得见山门。正卫何许人也?浸淫文化产业有年,醉心志史文玩诸杂项,于佛亦有心得之才俊。闲暇,每以意念为履,向志书间寻幽探秘,踩踏时光深处之“路径”而逡巡小城。

如此这般舍近求远,旧梦重温,倒也别有趣味。

“岂不与禅修异曲同工哉?”居士得意。

众皆怡然。法师圣荣如约候于山门处,亦含笑,合十。

但见庙宇尽入眼帘:大殿庄严,面南而坐,藏经三圣护卫在侧,天王殿遥相呼应。钟鼓楼西东对峙,客堂斋堂左右分布,观音文殊普贤地藏殿,正脊檐角鸣吻琉璃瓦,黄粉墙,庑殿顶,規制严谨精当,庙堂气象扑面。然则,寺产未足廿亩,可谓方寸之间巧安排。

寺间观

寺院之坤方,庙宇迥然异于别处。惟砖屋一座,硬山顶,三开间,自成院落于一隅,居然道观真武庙之遗存。

射阳河自西南蜿蜒而来,至庙前折而东北入海,庙湾因此得名。又,考南宋嘉定《山阳志》,即有庙湾,则真武庙至迟当建于宋景德年间。相传明时,庙前旗杆高耸,日暮,道士必高升灯笼,保商舶

渔舟归航无虞。惜乎,旗杆折于飓风,灯塔不复,时在民国十一年七月十一日,夜。

观前古井,水尚清冽,井沿勒痕遍布。邑人道,与海通波云云,此言不虚。庙湾自古为盐场,道观迤扼入海口,尔时,井中淡水汨汨不绝,敬香、汲水之盐丁灶户络绎于途。

鹤发真武庙,初系道观,再为沙浦刘氏家庙,继作佛寺,历千余年风雨侵蚀,几经修葺,香火绵绵,实乃奇观。

寺中猫

行走寺内,轻易邂逅灵猫七八只,形态各异,悠游于塔寺、蒲团、经幢间,委实自在。

猫本流浪至此,俗物也。僧侣施舍,得以果腹存身,索性呼朋引伴,三五成群,鼎盛时十五六只……不一而足。许是日日点化,兼而悟性加持,极少撒欢无度,偶或蹭倚卖萌。关涉疆域,亦少有争执,多注目相向,绝无打斗撕咬。晨钟暮鼓之际,或鱼贯而入大殿,或原地肃立假寐,自成寺院一景。

寺里竹

食无肉,居有竹。沙弥勤勉,缘墙植丛竹,成幽篁一列。复砌矮墙,中以镂空,上置各式盆景竹石。其抢眼者,曰勒竹,茎细色绿颇类文竹,而根部臃肿浮夸,恰似一罗汉醉卧,赚人捧腹耳。矮墙延展,小径匍匐,蜿蜒环曲至林深处,则别有洞天。碾盘为桌,碌碡作凳,修竹数丈,古城咫尺,视接楼头晴明,耳听射水奔涌。宜独坐,宜品茗,可对弈,亦可围而论道。

最是月白风清时,竹影婆娑,沙沙声起,沉香一柱,静观万物,谛听宇内,可堪“祇园夜月”。

丛林半日不觉长,转瞬已近晚课时。同行者依次拱手,作别。法师合十,礼送。

登瀛

夏到云梯关 贾洪军 摄
刊头书法 臧科书

每年我看到尽情开放的槐花时,都会沉醉在馥郁的花香之中,因为花香中有母亲烙出的饼香味。

槐恋五月

白居易诗云:“蝉发一声时,槐花带两枝。”立夏后又到了槐树开花的季节。

日前,我从沿河路西行,虽未闻蝉鸣,但道路两旁一串串洁白的槐花簇拥在枝头,令人举首闻香,醉了心田。

槐花虽然没有牡丹的国色天香,也没有桃花的灼灼芳华。但与梨花为伍,洁白了尘世。一树花开,素雅情怀,却也能招蜂采蜜,惹蝶恋花,自然和谐。随处可见开满白花的槐树,它们像亭亭玉立的少女,向行人送上清幽与恬静。

唐代罗邺《槐花》诗云:“槐林五月漾琼花,郁郁芬芳醉万家。春水碧波飘落处,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古人的诗中透着槐花醉万家的芬芳,其浮香也勾起了我对槐花的追忆。

上世纪60年代,我家住在盐城老城区八字河边,家门口的菜园里就植有两棵槐树,每逢槐花开时,我母亲就会让我们用竹竿去打花,用竹篮子去盛花。如遇风雨摧花,我们还会头顶脸盆去捡花。花被捡回来后,母亲将槐花洗干净,用玉米糝子烙饼给我们吃。槐花在洗菜桶里浸泡着井水,一朵朵洁白的花朵,像天上悠悠的白云。烙出的槐花饼,又像十五的黄色月亮,令人口馋,令心陶醉。在那个缺乏口福的年代,能吃上玉米糝子烙的槐花饼,可真算是奢侈地品尝了一回五月的的美味大餐。

槐花新雨后,相思又一篇。乡邑立夏前,总会风雨缠绵,雨中的槐花显得更加晶莹剔透,依然那么素雅淡定。风中槐花显得更加婀娜多姿,依然那么清香醉人。每年我看到尽情开放的槐花时,都会沉醉在馥郁的花香之中,因为花香中有母亲烙出的饼香味。

人们喜欢在家前屋后植槐树,还有一种吉祥的寓意,槐树在民间有爱情树、招财树、慈善树之称,老槐树如同月老,能缔结人间良缘。民间还有“门前植槐,只见财来”。植槐,灾荒年代还能充饥填腹。总之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……

结篇之余,闲作《五律·槐恋五月》以记:高槐翠阁台,香溢晕红腮。叶密啼鸟急,花繁乳燕来。青林丹口笑,水岸玉颜开。雨霁幽莺曲,桃溪鹭影徊。